

且兰研究

资料

贵州省且兰文化研究院 编

二〇〇七年八月

《且兰研究》资料

贵州省且兰文化研究院 编
二〇〇七年八月

编 印 说 明

为什么要研究且兰文化？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这是贵州历史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和结果。其原因是：

一、多彩的贵州日益被世界关注，对她的古代历史、地理、人文，特别是贵州上古到春秋的这段空白应该有新的研究和说明；

二、贵州经济的大发展前景，需要贵州的学者们发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高层次的文化才可能带领贵州经济跃入新的台阶；贵州的经济发展有能力让学者们来思考、解答这些问题；

三、这是贵州历史的源头，是承前启后的大事，也是历代贵州的文人和学者曾经思考过的问题。

为此我们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贵州大学历史系，贵州财经学院商务学院和省内外且兰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起、组建，成立贵州省且兰文化研究院。

贵州省且兰文化研究院，以上述四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为核心，团结省内外，有志于从事且兰的研究者和且兰地区的实际工作者自愿联合组成，属群众性学术团体，业务上隶属贵州省文史馆领导和管理。

贵州省且兰文化研究院团结广大从事且兰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在古且兰地区进行实际工作的同仁，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且兰文化研究工作，为振兴中华寻找新的精神资源，为贵州省开发利用且兰文化资源提供平台和支持。

具体工作是：

（一）调查收集有关且兰文化的历史资料。

（二）组织且兰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及参观考察活动，指导和协调研

究人员的且兰文化研究工作,发展壮大且兰文化的研究队伍。

(三)积极向省内外宣传报告学术研究成果,编印《且兰研究》内部交流刊物,推广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四)加强与周边地区及其他各地且兰文化研究单位、个人的联络,互通信息,交流经验,交换资料,积累研究利用有关成果,编写《且兰研究》大型辞书,总结且兰文化研究成果,为贵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本资料为会议急需而搜集整理,因时间急迫,能力有限,错误难免,录用文著也未征求作者意见,只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请各位读者及作者谅解。

贵州省且兰文化研究院

2007 年 8 月

目 录

一、正史

史记西南夷傳·····	/ 1
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	/ 12
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第六十六·····	/ 13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 14
北史卷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 38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南蛮西南蛮·····	/ 46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	/ 54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 四夷附录第三·····	/ 69
宋史志第四十二地理五·····	/ 76
元史志第十二地理三·····	/ 77
元史志第十五地理六后·····	/ 77
明史列传第二百四贵州土司·····	/ 88
清史稿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贵州·····	/ 102

二、地方史志

《水经注》卷三十六 延江水、存水、温水 ·····	/ 113
《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 ·····	/ 114
《水经注》点校 ·····	/ 116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 116
古郡分属考·····	/ 141

三、民间传说

苗族古歌:关于且公的传说 ·····	/ 143
1、运金运银·····	/ 143
2、打柱撑天·····	/ 151
3、铸日造月·····	/ 153

四、山川风俗

溪洞歸歎考·····	/ 159
苗俗·····	/ 162
黄平州城·····	/ 165
舊州城·····	/ 166
苗族風俗志·····	/ 167
黄平州關梁·····	/ 169
黄平州山川·····	/ 171
黄平州祠祀·····	/ 173

五、历代文论

郭子章:莊躡牂柯考 ·····	/ 179
田雯:牂柯江考 ·····	/ 179
田雯:紫池考 ·····	/ 180
靖道謨:夜郎考 ·····	/ 180
靖道謨:黔中考 ·····	/ 181
靖道謨:贵州考 ·····	/ 181
莫与俦:牂柯考 ·····	/ 183
莫与俦:庄躡考 ·····	/ 184
莫与俦:汉且兰县故地考 ·····	/ 187

莫与俦:庄跷入滇考	/ 189
莫与俦:蜀枸酱入番禺考	/ 191
郑珍:牂柯考	/ 194
郑珍:白锦堡考	/ 195
洪亮吉:且兰六证	/ 195
马端临:庄跷考	/ 196
田榕:雄溪考	/ 198
蔡宗键:夜郎、牂柯、且兰辨	/ 198

六、当代研究

任可澄:鬼方考	/ 201
王燕玉:殷周鬼方辨	/ 206
王燕玉:牂柯沿革考	/ 218
侯绍庄:朱右曾与《竹书纪年》及其与贵州古史的关系	/ 247
桑原隲:从建筑看云贵文化与日本及苏拉威西岛文化	/ 249
史继忠:且兰地理新考	/ 252
方国瑜:且兰考	/ 257
覃雨甘:且兰国的上古沿革	/ 259

七、地图

汉初且兰国疆域图	/ 275
汉且兰县图	/ 276
晋万寿、且兰、平渠县图	/ 277
晋晋乐、且兰二县图	/ 278
隋牂柯郡图	/ 279
黄平州界全图	/ 280
黄平州城全图	/ 281
黄平旧州全图	/ 282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傳》

〔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

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

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魃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外為嵩、昆明，師古曰：「嵩即之今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嵩音髓。」

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茆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茆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茆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茆音材各反。」自茆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龍。」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云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

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釣反。」

巴屬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茆馬、犍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蒲

何反。風讀曰諷。」

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也。」

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普安反。禺音隅。」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

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

從巴〔苻〕〔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

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廛}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

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隙而出也。」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

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

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苻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邛崃郡，苻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諷。」

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

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之長帥。」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

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奔命萬餘人師古曰：「奔，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

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

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

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

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師古曰：「選奕，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衰反。奕音人兗反。」

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二）〔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

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殺守尉也。」

遠滅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

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

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墮，毀也，音火規反。」

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

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

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

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

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人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嵩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師古曰：「囂音敖。」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恃也。」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師古曰：「湟音皇。」

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也。」

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師古曰：「鬲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灶擊之，師古曰：「周灶也。慮音廬。」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

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等也。」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

乃為佗親塚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白）〔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以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鬥，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山領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駱等。」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

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

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

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矣。」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聞風聲。」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

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

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音丁故反。」

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人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

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

古曰：「多猶重也。」

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古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好語而入漢朝也。休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滅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嫪音居糾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

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人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

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ユ。」王止太后。嘉

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潁川邾縣人也。邾音夾。」

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

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為首也。」

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

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讖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讖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

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

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狹，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

伏波乃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

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

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

反馭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馭與驅同。」

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

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

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羯。南海縣。」

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肸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肸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

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

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

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

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也。」

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眾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